

# 劉宋前期諸王幕府文學中的「古」

## ——擬作·建安·軍旅\*

大平幸代\*\*

### 摘 要

劉宋時期的宗室子弟往往年輕時便出鎮軍事要塞，其府中僚屬不乏著名詩人。本論文所討論的便是諸王與幕府文士所作的擬古詩。劉宋元嘉時期（424-453）的擬作以軍旅題材為多，而不管是表現遠征的勞苦，還是頌揚軍隊的武勇，元嘉詩人都選擇了向「建安」看齊。「建安」不僅為軍旅詩提供了範式，以曹丕（187-226）、曹植（192-232）為中心的建安詩人的交遊，也成為了元嘉時期諸王幕府文人集團的理想原型。元嘉詩人的擬古詩創作既不止於對詩句、詩風的蹈襲，也不單是立於前人作品之上的修辭行為，而更是在構建一種理想中的「古」，理想中的「建安」。可以說，劉宋詩人構建了名為「建安」的共識，托古懷今，將引起共鳴的想像之「古」用做了一種抒發「今」情的方法。

**關鍵詞：**擬古詩，元嘉，建安，劉宋諸王，邊塞，共識

---

\* 本文為 JSPS 科研費（計畫編號：JP23K00337）階段性成果之一。本文初稿曾發表於國立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文論研究中心主辦之「詩性與文變：傳統文學的當代性」國際學術研討會（新竹：2024 年 10 月 19-20 日）。承蒙評論人劉苑如教授、《清華學報》三位匿名審查人及編委會提供寶貴意見，謹此致謝。

\*\* 日本奈良女子大學文學部教授，電子郵件信箱：ohira@cc.nara-wu.ac.jp

## 一、引言

劉宋一朝，大量擬古詩湧現詩壇。《文選》「雜擬」類雖收錄有陸機 (261-303)〈擬古詩〉十二首、江淹 (444-505)〈雜體詩〉三十首，篇什甚多，但就詩人數量而言，劉宋詩人最多，有謝靈運 (385-433)、袁淑 (408-453)、劉鑠 (431-453)、王僧達 (423-458)、鮑照 (c. 414-466) 五人，這是未算入陶淵明 (365?-427) 的情況下。相較西晉有陸機、張載 (生卒年不詳)，蕭梁有范雲 (451-503)、江淹，劉宋詩人的比例明顯居高。據統計，劉宋詩歌中，可從詩題判斷為擬作詩的約佔 20%，而實際屬擬作的詩歌比例則會更高。<sup>1</sup>

劉宋擬古詩有時並無明確的模擬對象。《文選》「雜擬」類所收劉宋詩歌中，可判明所擬對象／原作的有謝靈運〈擬魏太子鄴中集詩八首并序〉、袁淑〈效曹子建樂府白馬篇〉、劉鑠〈擬行行重行行〉及〈擬明月何皎皎〉、鮑照〈學劉公幹體〉及〈代君子有所思〉。其中劉鑠詩是基於陸機〈擬古詩〉的擬作，鮑照〈代君子有所思〉則模擬了陸機的樂府詩。<sup>2</sup> 也就是說，這些詩作均以建安詩人或陸機為模擬對象。袁淑〈效曹子建樂府白馬篇〉與鮑照〈代君子有所思〉之所以錄於「雜擬」類而非「樂府」類，恐怕正因為此二篇不單與原作共用一個樂府題名，也被認為有著強烈的對曹植 (192-232)、陸機的模仿意識。<sup>3</sup> 當然，作品分類還關乎《文選》所持的評價標準，但據逄欽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所收詩作同樣可以發現，劉宋詩人的確將建安與陸機作為了主要的模擬對象。

擬作詩在東晉時期寥寥無幾，為何進入劉宋後大量湧現呢？田曉菲稱這一現象為「回顧詩學」，通過分析陸機對謝靈運、謝惠連 (407-433)、顏延之 (384-456) 樂府創作的影響，指出東晉末年的北伐使得北方的書籍與音樂傳統流入南方，這一變化很可能刺激了劉宋詩人的創作。田曉菲認為，「回顧詩學」不是單純的「復

<sup>1</sup> 陳恩維，《模擬與漢魏六朝文學嬗變》（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0），頁 223。

<sup>2</sup> 鮑照別集中，詩題為〈代陸平原君子有所思行〉。鮑照著，錢仲聯增補集說校，《鮑參軍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卷 3，頁 168。

<sup>3</sup> 郭晨光認為，袁淑〈效曹子建樂府白馬篇〉與鮑照〈代君子有所思〉所以被收入《文選》「雜擬」部，原因有二，一是兩首「都是模擬前人的某具體詩作，追求擬作與原作的對應」，二是「『代』『效』極有可能為歌辭尚存而唱法、唱腔不存而不能演唱」。郭晨光，《魏晉南北朝擬詩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24），〈梁陳時期——擬詩的變體和總結〉，頁 185。

古」，而是一種文學史上的「遠想」。<sup>4</sup> 而本論文所探討的，亦是一種「遠想」，不過並非陸機對樂府的影響，而是以擬古詩為主要研究對象，考察其所受到的來自建安的影響。這一「建安」也並不指向具體的詩人或作品，而包含了劉宋文人所構建出的、一種誕生於「遠想」的「建安」想像。

文學的嬗變既需要創作者，也需要接受者。有鑒於此，本論文還注意到了催生詩歌創作、促進切磋的平臺——諸王幕府。<sup>5</sup> 除了眾所周知，匯集眾多文人雅士的臨川王劉義慶 (403-444) 幕府，在當時，其他諸王的幕僚亦不乏著名文士，他們的創作範圍便包括擬古詩。擬古詩中，軍旅題材的作品不在少數，其背後是東晉末年劉裕 (363-422) 北伐以來與北魏的持續對峙和宗室諸王出鎮江北、荊楚地帶的慣例。<sup>6</sup> 這一時期，「建安」成為了劉宋詩人詠頌軍旅的參照點。對此，本論文旨在探討以下問題：劉宋詩人們對「建安」的興趣表現在何處？曾以何種方式模擬「建安」，而這種模擬又意味著什麼？<sup>7</sup>

## 二、劉裕北伐與王粲〈七哀〉——劉裕因「古詩」落淚？

東晉末年劉裕發動的北伐，可以說是劉宋王朝的起點。後世亦喜傳其事，乃至加入虛構，一個例證便是王粲 (177-217) 〈七哀〉詩被恰到好處地編入了北伐軼事。這一現象應與劉宋擬古詩偏尚「建安」的風氣緊密相關。作為進入正題的鋪墊，本節先從這類軼事入手，探討北伐與「建安」在象徵意義上的關聯。

<sup>4</sup> 田曉菲，〈「遠想」：晉宋之際的回顧詩學及其前後〉，《中國文哲研究通訊》，31.2（臺北：2021），頁 7-31。

<sup>5</sup> 蘇瑞隆〈劉宋諸王對鮑照詩歌創作的影響〉以七言詩和絕句為例，論述了劉宋諸王的文學審美對鮑照詩的影響。蘇瑞隆，《鮑照詩文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6），頁 246-271。

<sup>6</sup> 王文進指出，邊塞詩未見於東晉時期，而至鮑照大量湧現，其原因在於鮑照經歷了南北朝戰爭，並作為諸王幕府的僚屬，遍歷了徐州、兗州、南徐州、荊州等南北朝戰爭的戰略要地。王文進，《荊雍地帶與南朝詩歌關係之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1987），〈荊雍地帶與邊塞詩之形成〉，頁 170-171。王氏此論重在討論鮑照以降的齊梁邊塞詩，本論文的考察則至鮑照的時代為止。

<sup>7</sup> 「模擬」不是單純的針對文體的學習模仿，這一點在學界已屢被論及。如蔡英俊指出，魏晉以降的「擬古」背後，是「由感情認同所引生、表現出的一種創作上的集體意識」，「所謂的『擬作』，具體反映了對於時間上屬於『過去』的作家或作品的辨認與想像」。蔡英俊，《語言與意義》（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11），〈「擬古」與「用事」：試論六朝文學現象中「經驗」的借代與解釋〉，頁 127。

### (一) 思鄉之情與還師之意

東晉末年，宋武帝劉裕出兵北伐，收復了長安。然而義熙十三年（417）十一月，留守建康的劉穆之（360-417）病亡，訃報傳至，劉裕不得不率兵南歸。此事在《宋書》有載：「高祖在長安，聞問驚慟，哀惋者數日。本欲頓駕關中，經略趙、魏。穆之既卒，京邑任虛，乃馳還彭城」。<sup>8</sup>《資治通鑑》又云：「始，裕欲留長安經略西北，而諸將佐皆久役思歸，多不欲留。」<sup>9</sup>言眾將本就有意南歸，恰逢劉穆之的死訊傳至，劉裕於是決意返回彭城。也就是說，阻礙繼續北伐的一大因素，有可能在於將士們疲於征戰、思鄉之情濃烈。而有趣的是，一說認為，王粲〈七哀〉詩對劉裕決意南歸產生了重要影響。《晉書·郭澄之傳》云：

〔郭澄之〕從裕北伐，既克長安，裕意更欲西伐，集僚屬議之，多不同。次問澄之，澄之不答，西向誦王粲詩曰：「南登霸陵岸，迴首望長安。」裕便意定，謂澄之曰：「當與卿共登霸陵岸耳。」因還。<sup>10</sup>

霸陵是漢文帝（r. 180-157 BCE）的陵寢，位於長安東南。漢文帝有明君之稱，曾在漢匈之戰中因不忍勞苦百姓而沒有發兵深入。漢末，王粲登上了這座霸陵，望著白骨累累的長安亂象，賦〈七哀〉興歎。在上引《晉書》軼事中，郭澄之（生卒年不詳）「西向」而誦〈七哀〉，大概也有意勸諫劉裕，倘若繼續西伐，勢必置更多軍民於水深火熱。劉裕是想要將這次北伐作為自己一統天下的踏板的。在此之前的義熙十二年十二月，劉裕收復洛陽後便已獲朝廷賜九錫之禮，當時雖辭而不受，但恐怕料想到了自己不久之後將登帝位，回答郭澄之的一句「當與卿共登霸陵岸耳」，既表示計劃撤出長安，回師東南，同時或許也隱含著自身願為明君，如漢文帝般體恤軍民的志向。進一步揣測的話，可能更有一種南登霸陵、重返長安的意圖，誓要回到這片舊時的劉氏王都。<sup>11</sup> 此外，〈七哀〉詩句所撼動的應不止劉裕一人。承

<sup>8</sup> 沈約，《宋書》第5冊（北京：中華書局，1974），卷42，〈列傳第二·劉穆之傳〉，頁1306。

<sup>9</sup> 司馬光編著，胡三省音注，「標點資治通鑑小組」校點，《資治通鑑》第8冊（北京：中華書局，1986），卷118，〈晉紀四十〉，頁3712-3713。

<sup>10</sup> 房玄齡等，《晉書》第8冊（北京：中華書局，1974），卷92，〈列傳第六十二·文苑·郭澄之傳〉，頁2406。

<sup>11</sup> 劉裕命次子劉義真（407-424，後為廬陵王）代替自己留守長安。《宋書》記載，劉裕出長安時，三秦父老垂淚相送，上言：「殘民不沾王化，於今百年矣。始覩衣冠，方仰聖澤。長安十陵，是公家墳墓，咸陽宮殿數千間，是公家屋宅，捨此欲何之？」沈約，《宋書》第6冊，卷61，〈列傳第二十一·武三王·廬陵孝獻王義真傳〉，頁1634。

載著長年羈旅的疲敝之苦、思鄉之情、遠離長安的難言之痛等等諸般情感的〈七哀〉詩，也代替北伐之人抒發出了各自心中念想，是時人的一種共同語言。換言之，參與北伐的文臣武將能夠共賞詩中之意，甚至以「南登霸陵岸，迴首望長安」之句說動了渴望西伐的劉裕，可見這則軼事流傳時，王粲〈七哀〉已成為了各階層廣為傳頌的經典之作。然而，這樣的情形真的會發生在晉末的北伐嗎？以下便要討論這則軼事誕生的背景和其真實性。

郭澄之時任劉裕的參軍，後為相國從事中郎，亡於任上。劉裕受相國、宋公、九錫之命是在義熙十四年六月，因此郭澄之應死於還師彭城之後、劉裕即皇位之前。郭澄之有傳見於《晉書·文苑傳》。《隋書·經籍志》著錄有《郭澄之集》十卷、《郭子》三卷，前者均已佚失，後者現存佚文多與《世說新語》重合，可見《世說新語》的編纂很大程度參考了《郭子》。此外，宋孝武帝 (r. 453-464) 曾敕令為《郭子》作注。<sup>12</sup> 郭澄之與北伐的關係從劉敬叔《異苑》中可見一斑，郭澄之任南康太守時曾夢遇神人，得授烏角如意，從而逃過一劫。入關後，隨身攜帶的烏角如意卻不翼而飛。<sup>13</sup> 若稍加猜測，郭澄之或許和時任相國右司馬的朱齡石 (379-418) (見下文) 一樣，都亡故於被派遣長安之後，儘管細節未詳，但留在人們記憶中的是一個隨軍北伐卻未能還都的悲劇文人形象。上引軼事中，機捷能文的郭澄之在計議西伐時吟誦出了王粲的〈七哀〉詩，以傾吐征戰之苦、去鄉之痛，讀之令人動容。

不過，憑一首〈七哀〉打消劉裕西伐之意太過誇張，有戲說的成分。且一聽詩句便知郭澄之用意，又借「登霸陵岸」來表達撤離長安班師南歸的決定，怎麼都不像劉裕所為。至少沈約《宋書》描寫的劉裕是一個與詩無緣的人。<sup>14</sup> 但《宋書·鄭鮮之傳》又言劉裕「及為宰相，頗慕風流」。<sup>15</sup> 《南史·謝晦傳》有如下記載：

帝於彭城大會，命紙筆賦詩，晦恐帝有失，起諫帝，即代作曰：「先蕩

<sup>12</sup> 蕭子顯，《南齊書》第3冊（北京：中華書局，1972），卷52，〈列傳第三十三·文學·賈淵傳〉，頁906。

<sup>13</sup> 劉敬叔撰，范寧校點，《異苑》（北京：中華書局，1996），卷7，頁70。

<sup>14</sup> 「史臣曰：『高祖雖累葉江南，楚言未變，雅道風流，無聞焉爾。』」沈約，《宋書》第5冊，卷52，〈列傳第十二·庾悅 王誕 謝景仁 袁湛 褚叔度傳〉，頁1506。關於劉裕的文化素養，參見王永平，《東晉南朝家族文化史論叢》（揚州：廣陵書社，2010），〈宋武帝劉裕之文化素養及其文化傾向〉，頁257-277。

<sup>15</sup> 沈約，《宋書》第6冊，卷64，〈列傳第二十四·鄭鮮之傳〉，頁1696。

臨淄穢，却清河洛塵，華陽有逸驥，桃林無伏輪。」於是羣臣並作。<sup>16</sup>

「彭城大會」是為了紀念北伐勝利，於義熙十四年九月九日在戲馬臺舉行的馬射、宴飲大會。詩中「臨淄」指的是義熙五至六年劉裕第一次北伐（討伐南燕），「河洛」指的是義熙十二年的第二次北伐。「華陽」二句用《尚書·武成》周武王平定天下、放牛歸馬事。當然，此處實際表達的是劉裕收復洛陽、長安，平息了戰亂。北伐一戰，劉裕立下大功，受封宋王，其後更是登上帝位，對他而言，除了赫赫武功，也亟需在宴會上一顯風流。劉裕雖沒有詩才，但自有謝晦（390-426）、傅亮（374-426）、王弘（379-432）與其弟王曇首（394-430）等一眾風雅文士從旁相助。那麼，郭澄之在長安吟誦〈七哀〉究竟能否說得通呢？雖無從考其真偽，但這則故事未必可信，因為關於劉裕和王粲〈七哀〉，還有其他版本的故事流傳下來。

## (二) 哀悼之淚

《南史·謝晦傳》記載了撤離長安約一年後發生的事，當時劉裕已率主力軍撤回彭城，留下次子劉義真駐守長安：

武帝聞咸陽淪沒，欲復北伐，晦諫以士馬疲怠，乃止。於是登城北望，慨然不悅，乃命羣僚誦詩，晦詠王粲詩曰：「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長安，悟彼下泉人，喟然傷心肝。」帝流涕不自勝。<sup>17</sup>

此事應發生在義熙十四年十一月，赫連勃勃攻打長安，傅弘之、蒯恩的軍隊在青泥大敗，劉義真下落不明。距離上文中的「彭城大會」，僅過去了兩個多月。實際上劉義真並未遇害，而是借夜色藏身草叢，後為段宏所救。但得知義真獲救前，劉裕一度大怒，決意再次北伐。《宋書·劉義真傳》言謝晦曾上言相勸，但未被採納。<sup>18</sup>《宋書》還收錄了鄭鮮之（364-427）反對北伐的表文，表中多方分析了南北兩地的現狀，句句在理，但《宋書》並未提及劉裕是如何回應的。《資治通鑑》亦載有謝晦「士卒疲弊，請俟他年」的諫言和鄭鮮之的上表，但後文言：「會得段宏

<sup>16</sup> 李延壽，《南史》第2冊（北京：中華書局，1975），卷19，〈列傳第九·謝晦傳〉，頁522。

<sup>17</sup> 同前引。

<sup>18</sup> 沈約，《宋書》第6冊，卷61，〈列傳第二十一·武三王·廬陵孝獻王義真傳〉，頁1635。

啓，知義真得免，裕乃止，但登城北望，慨然流涕而已」，<sup>19</sup> 可見劉裕打消北伐之念並非是聽從了謝晦、鄭鮮之等人的諫言，歸根結底是因為義真性命無虞。

《宋書》與《資治通鑑》均無一字提到王粲之詩，上引《南史》的記述卻與此不同，《南史》中的劉裕因謝晦諫言「士馬疲怠」而放棄北伐，又在聽到謝晦吟誦王粲〈七哀〉詩後潸然淚下。劉裕的落淚意味著什麼呢？根據史實，劉裕應該已經得知劉義真脫險，但與此同時，青泥兵敗、朱齡石兄弟戰死的消息也接踵而來。朱齡石曾被派往長安支援劉義真。鄭鮮之上表云：「漢高身困平城，呂后受匈奴之辱，魏武軍敗赤壁，宣武喪師枋頭，神武之功，一無所損。況偏師失律，無虧於廟堂之上者邪。卽之事實，非敗之謂，唯齡石等可念耳。」<sup>20</sup> 縱觀歷史，劉邦、呂后、曹操、桓溫等人也曾遭遇失敗，鄭鮮之據此言劉裕的「神武之功」並未受損，部分軍隊的失利也無法動搖朝廷根基，唯有朱齡石等人的遇害令人痛惜。那麼謝晦吟誦〈七哀〉，恐怕是因為這首詩被當成了一種象徵，既象徵著將士們命喪長安、有去無回的悲慘遭遇，又象徵著生者對此的追思悼念、苦痛哀婉之情。〈七哀〉詩「下泉人」一語固然取自《詩經·曹風·下泉》，有盼望明君之意，<sup>21</sup> 但聽者未嘗不會由「下泉人」聯想到朱齡石等人的殞命，從而更添悲痛。雖不知劉裕是如何理解〈七哀〉的，但劉裕的落淚無疑包含了對白白死去的武將們的哀悼之情和悔恨之意。當然，這則軼事難論真假，但卻提示了一種可能——既然有象徵勝利的〈九日從宋公戲馬臺集送孔令詩〉，那麼相應地，也需要有詩作來象徵從軍征戰的悲苦與哀情，〈七哀〉詩便承擔了這一任務。

### (三) 愛好古詩的皇帝

關於劉裕與〈七哀〉詩，其實另有一個版本的軼事，載於《金樓子》卷五〈捷對篇〉：

宋武帝登霸陵，乃眺西京，使傅亮等各詠古詩名句，亮誦王仲宣詩曰：  
「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長安。」<sup>22</sup>

<sup>19</sup> 司馬光編著，《資治通鑑》第8冊，卷118，〈晉紀四十〉，頁3722-3723。

<sup>20</sup> 沈約，《宋書》第6冊，卷64，〈列傳第二十四·鄭鮮之傳〉，頁1697。

<sup>21</sup> 王粲〈七哀〉二首其一李善注云：「〈毛詩序〉曰：〈下泉〉，思治也。曹人思明王賢伯也。」蕭統編，李善注，《文選》第3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卷23，頁1087。

<sup>22</sup> 蕭繹撰，許逸民校箋，《金樓子校箋》下冊（北京：中華書局，2011），卷5，頁1115。

此處吟誦〈七哀〉之人變成了傅亮。收於〈捷對篇〉，可見面對劉裕的題目，傅亮的對答最為妥切，故特此舉出。傅亮曾隨軍北伐，寫下了〈為宋公至洛陽謁五陵表〉、〈為宋公修張良廟教〉等諸多美文，他的名字出現在這則故事並不奇怪。但更值得關注的是，劉裕親自登上霸陵、命人吟誦「古詩名句」一事。如果跳出北伐慘劇的影響，此處也可看做是一場登臨觀景、吟詩作樂的集會，<sup>23</sup> 或許在蕭繹眼中，劉裕正是一個愛好古詩的風雅之人。《文心雕龍·時序》有云：「自宋武愛文，文帝彬雅，秉文之德，孝武多才，英采雲構。」言劉裕的「愛文」是劉宋文學蓬勃發展的基點。關於「愛文」，范文瀾引《宋書·武帝紀》之「永初二年，車駕幸延賢堂，策試諸州郡秀才孝廉。三年，詔建國學」，<sup>24</sup> 認為這是劉裕重視學術的表現。但劉勰之言「愛文」，難道沒有包括劉裕對詩文的愛好嗎？此外，《金樓子·興王篇》將謝晦在彭城大會的代筆之作視為劉裕本人的作品，<sup>25</sup> 恐怕蕭梁時代，有不少人將劉裕看做一個愛好詩文的皇帝，這有可能是根據愛好文學的宋文帝(r. 424-453) 與宋孝武帝推衍而來的印象。不知何時起，劉裕愛好文學的形象與哀歎征人悲苦的形象合而為一，於是《晉書》與《南史》中便有了劉裕與〈七哀〉詩的故事。

總而言之，上述三則軼事均不見於《宋書》，恐怕並非史實，而是虛構。但三則軼事內核相近，內容變化始終不離〈七哀〉詩，且被分別記錄了下來，可見當其時，〈七哀〉無疑充當了北伐慘劇的象徵。雖然成立年代無考，但如後文所述，王粲、曹植等人的詩文對劉宋文帝以來的詩歌創作有著巨大的影響。因此，極有可能是劉宋詩人對建安詩的重視促使時人上溯晉末，催生了劉裕北伐與〈七哀〉詩的軼事。還值得注意的是，這類軼事中，詩歌被認為有時比說理更具說服力，能夠強烈觸動君王的感情。這一認知很可能來自當時的實情——詩歌在主君與臣下的會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要想指出這一點，需要把握劉宋君臣的文學活動及劉宋詩人對建安時期君臣關係的認識。

<sup>23</sup> 劉裕之前也有吟詠霸陵的詩作。前秦苻堅曾登上霸陵，就劉邦的佐命功臣闡發議論，隨後「酣飲極歡，命羣臣賦詩」。房玄齡等，《晉書》第9冊，卷113，〈載記第十三·苻堅上〉，頁2886。但苻堅授命所作的並不是「古詩」。

<sup>24</sup> 劉勰著，范文瀾註，《文心雕龍註》下冊（香港：商務印書館，1960），卷9，頁675、685。

<sup>25</sup> 蕭繹，《金樓子校箋》上冊，卷1，頁197。

### 三、元嘉時期的「建安」想像——共同的文學空間

本節將首先論述宋文帝元嘉時期 (424-453) 關於王粲與建安詩人的言說，以回顧「建安」風尚形成的背景。

#### (一) 藉助詩賦的虛構

一般而言，詩人的創作與其經歷、為人等不可分割，由是往往衍生出一系列富於傳奇色彩的趣聞軼事，凝結為一種虛實相生的文學形象。後人有感於經典的文學形象，繼而結合自身境遇進行再創作。眾所周知，竹林七賢形象的形成便是此類典型。竹林七賢之稱始見於東晉，顏延之〈五君詠〉便沿襲了東晉文學中的七賢形象，從中選取了五人分別吟詠，抒發了自身的憤慨。<sup>26</sup> 顏延之的創作契機，正來自於對阮籍、嵇康等人的「感情認同」。<sup>27</sup> 而關於建安七子，則先有一國之君曹丕 (187-226) 在〈與吳質書〉等作品中自述其事，奠定了七子形象，後有劉宋文人們，對其形象進行了豐富的再創作。<sup>28</sup> 與劉宋以前不同的是，詩人們在明知虛構的情況下，通過詩賦重現了建安集會。如謝靈運〈擬魏太子鄴中集詩八首并序〉<sup>29</sup> 便是一組分別模仿了魏太子（曹丕）、王粲、陳琳 (?-217)、徐幹 (170?-217?)、劉楨 (?-217)、應瑒 (?-217)、阮瑀 (c. 165-212)、平原侯植（曹植）而作的擬詩。序言部分以曹丕的口吻寫成，序中云：「天下良辰美景，賞心樂事，四者難并。」又言：「古來此娛，書籍未見」。之所以「書籍未見」，是因為從前雖然也有文采卓然之士，但其主君（如楚襄王、漢武帝）「不文」。川合康三等《文選 詩篇（六）》稱：「雖不知謝靈運作此篇時《鄴中集》是否尚存於世，但此處姑且認為，謝靈運希圖藉助〈與吳質書〉再現一本不存在的詩集。……其中展現出的以文

<sup>26</sup> 蕭統編，《文選》第3冊，卷21，頁1007-1011。

<sup>27</sup> 〈五君詠〉是顏延之任永嘉太守時的作品。《宋書》記載：「延之甚怨憤，乃作〈五君詠〉以述竹林七賢，……詠嵇康曰：『鸞翮有時鑣，龍性誰能馴。』詠阮籍曰：『物故可不論，塗窮能無慟。』詠阮咸曰：『屢薦不入官，一麾乃出守。』詠劉伶曰：『韜精日沉飲，誰知非荒宴。』此四句，蓋自序也。」沈約，《宋書》第7冊，卷73，〈列傳第三十三·顏延之傳〉，頁1893。

<sup>28</sup> 田曉菲認為，曹丕、謝靈運、《文選》代表了建安文學經典化的三個階段，構成了「文學時期的建安」。田曉菲，〈宴飲與回憶：重新思考建安〉，《中國文學學報》，1（香港：2010），頁21-36。

<sup>29</sup> 蕭統編，《文選》第3冊，卷30，頁1432-1439。

學為媒的理想的君臣關係，也正是謝靈運自身所渴求的。」<sup>30</sup> 且早有學者指出，細究的話，詩題「魏太子鄴中集」首先便不符合史實。曹丕在鄴下與建安六子、曹植等人宴飲交遊是在建安十六年 (211)，其時曹丕尚為五官中郎將，其成為太子則在曹操 (155-220) 加封魏王的建安二十二年，而阮瑀早在建安十七年就已亡故。<sup>31</sup> 序文言「建安末」，應是將鄴中宴遊的時間設定在了魏國成立、曹丕封太子這一理想的時期。然而，曹植成為「平原侯」是在建安十六至十九年間，這也與「建安末」的設定相矛盾，且曹植當「平原侯」的時間早於與曹丕關係破裂。關於曹丕、曹植兄弟不和，《世說新語》屢有提及，然而謝靈運卻一反其道，虛構了一個感謝魏太子恩德、歡享宴飲的曹植形象。顧紹柏認為，景平二年 (424) 廬陵王劉義真被殺後，在元嘉三年至五年之間，謝靈運不受文帝重用，深感不滿，此詩便作於這一時期。<sup>32</sup> 劉義真是劉裕次子，沈約《宋書》言其「聰明愛文義，而輕動無德業」。<sup>33</sup> 謝靈運作此詩的真意雖無從考證，但與劉義真的交遊確能使人聯想到曹丕的南皮之遊，《宋書》有云：

徐羨之等嫌義真與靈運、延之暱狎過甚，故使范晏從容戒之，義真曰：「靈運空疎，延之隘薄，魏文帝云鮮能以名節自立者。但性情所得，未能忘言於悟賞，故與之遊耳。」<sup>34</sup>

劉義真因與謝靈運等人過從甚密而被規勸，雖沒有為其美言，但借用了曹丕〈與吳質書〉中的形容，並表明謝靈運是與自己意氣相投之人。劉義真身邊雲集了謝靈

<sup>30</sup> 川合康三等譯注，《文選 詩篇（六）》（東京：岩波書店，2019），〈擬魏太子鄴中集詩八首并序〉，頁 232-233。本文所有外文論著，引文皆為筆者所譯。關於〈擬魏太子鄴中集詩八首并序〉，梅家玲、許銘全皆有專文，所論更為深入。梅家玲，《漢魏六朝文學新論：擬代與贈答篇》（臺北：里仁書局，1997），〈論謝靈運〈擬魏太子鄴中集詩八首并序〉的美學特質——兼論漢晉詩賦中的擬作、代言現象及其相關問題〉，頁 1-92；許銘全，〈謝靈運〈擬鄴中集八首並序〉中的文學批評義涵——兼論擬作中的抒情自我問題〉，《清華中文學報》，12（新竹：2014），頁 47-101。此外，就「鄴中集」之「集」指的是「總集」還是「宴集」的問題，朱曉海舉《文選》、《世說新語》等用例論證「『鄴中集』猶言鄴下集會」。朱曉海，〈讀《文選》之〈與朝歌令吳質書〉等三篇書後〉，《廣西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40.1（桂林：2004），頁 74。本論文亦從「集會」之說。

<sup>31</sup> 俞紹初輯校，《建安七子集（修訂本）》（北京：中華書局，2016），〈建安七子年譜〉，頁 466。

<sup>32</sup> 顧紹柏校注，《謝靈運集校注》（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頁 137。

<sup>33</sup> 沈約，《宋書》第 6 冊，卷 61，〈列傳第二十一·武三王·廬陵孝獻王義真傳〉，頁 1635。

<sup>34</sup> 同前引，頁 1636。

運、顏延之、慧琳（生卒年不詳）等人，也或許是在以曹丕自比。不同於晉代，劉宋時期的皇帝或諸王會組織類似文學沙龍的集會，設宴酬唱。這一風氣進而延續到齊梁時代，而先前所述宋公劉裕舉行的彭城大會，則可謂是文學沙龍的源頭。北伐奏捷後，謝靈運也曾奔赴彭城，為劉裕寫下了〈撰征賦〉、〈九日從宋公戲馬臺集送孔令詩〉等作品。〈九日從宋公戲馬臺集送孔令詩〉寫的是送別孔季恭辭官歸隱，同時祝賀了劉裕北伐建功。首句言「季秋邊朔苦，旅鴈違霜雪」，<sup>35</sup> 應借鑒了應瑒〈侍五官中郎將建章臺集詩〉：「朝鴈鳴雲中，音響一何哀！……遠行蒙霜雪，毛羽日摧頹。」<sup>36</sup> 謝靈運在宋公劉裕的集會上賦詩，參照的原型便是建安，而〈擬魏太子鄴中集詩八首并序〉則進一步理想化「建安」，創造了一個存在於詩中的假想空間。

無獨有偶，謝莊（421-466）〈月賦〉<sup>37</sup> 也選擇將建安作為舞臺，其中亦可見有悖史實的虛構。賦中寫曹植「端憂」而望「素月」是在「初喪應劉」之時，即應瑒和劉楨去世後不久。為了安慰憂思鬱結的曹植，王粲作歌詠月，發出了「隔千里兮共明月」的感慨。這一設定讓人聯想到曹丕〈與吳質書〉所云「徐陳應劉，一時俱逝」，<sup>38</sup> 似乎合乎史實。而實際卻是，應瑒與劉楨死於建安二十二年的時疫，王粲則在這一年正月已然亡故，更不可能悼念應瑒、劉楨並安慰曹植。曹植〈贈王粲〉詩云：「端坐苦愁思，攬衣起西遊。……誰令君多念，自使懷百憂。」<sup>39</sup> 謝莊應是融合了此詩中二人共懷愁思的抒情形象和王粲博學、「善於辭賦」<sup>40</sup> 的形象，優先於史實虛構了〈月賦〉的背景。<sup>41</sup>

回到謝靈運〈擬魏太子鄴中集詩〉，王粲位列魏太子之後，其小序云：「家本

<sup>35</sup> 蕭統編，《文選》第3冊，卷20，頁960。

<sup>36</sup> 同前引，頁946。

<sup>37</sup> 同前引，第2冊，卷13，頁598-603。

<sup>38</sup> 同前引，第5冊，卷42，頁1896。

<sup>39</sup> 同前引，第3冊，卷24，頁1120-1121。

<sup>40</sup> 同前引，第5冊，卷42，曹丕〈與吳質書〉，頁1897。

<sup>41</sup> 蔡英俊也提到：「不論是謝惠連的〈雪賦〉抑或謝莊的〈月賦〉，都是才學之士與有權位的文學贊助人 (patron) 之間的相得場景為聚焦點，顯然是對賦的蓬勃發展與門客文學集團的關聯的一種歷史的想像，但也充分顯示出魏晉以降的文人作家在特定的政治社會背景之下浮現的一種共同的心理機制。」蔡英俊，《語言與意義》，〈「擬古」與「用事」〉，頁126。〈雪賦〉是謝惠連擔任彭城王劉義康（409-451）的法曹參軍時期的作品，描繪了鄒陽（生卒年不詳）、枚乘（?-c. 140 BCE）、司馬相如（179?-117 BCE?）圍繞在梁孝王劉武（?-144 BCE）身邊，競相吟詩作賦的場景。由此篇也可看出，文學之士與喜好詩賦的主君之間的關係是如何在創作中被理想化地展現的。

秦川，貴公子孫，遭亂流寓，自傷情多。」詩則寫「整裝辭秦川，秣馬赴楚壤。沮漳自可美，客心非外獎」，感慨美麗的景色也無法慰藉遊子之心。此句擬自王粲〈登樓賦〉：「挾清漳之通浦兮，倚曲沮之長洲。……雖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足以少留？」<sup>42</sup> 元嘉時期，文人們在王粲原有詩賦的基礎上裝點了各種修飾，以虛構的手法進一步強化了王粲的傷懷形象。值得注意的還有，這類詩賦作品中，王粲總是與曹丕或曹植搭配出現，這大概暗含了當時人們所想像的，太子或諸王與其幕府文士間理想的交遊關係。<sup>43</sup>

## (二)通俗的「建安」印象

建安詩人並不只存在於詩賦，在相對通俗的作品裡，也可見曹丕與王粲的形象不斷被強化。《世說新語·傷逝》便記載了這樣一則軼事：

王仲宣好驢鳴。既葬，文帝臨其喪，顧語同遊曰：「王好驢鳴，可各作一聲以送之。」赴客皆一作驢鳴。<sup>44</sup>

同在《世說新語·傷逝》，還有一則故事講西晉孫楚 (?-293) 在王濟（生卒年不詳）葬禮上作王濟愛聽的「驢鳴」，<sup>45</sup> 在場名士聽到孫楚的「驢鳴」都哈哈大笑，孫楚即與眾人反目，直言：「使君輩存，令此人死！」而在王粲的葬禮上，眾賓客紛紛響應曹丕的號召，以「驢鳴」送別王粲。可見建安時期的君臣關係何等融洽。這一理想的關係是通過同遊之人悼念死者的場景而體現的，正與上一小節所論詩賦的虛構場景相同。

《世說新語》的記述雖更通俗，但與文人雅士的認知是一致的。雅文學和俗文

<sup>42</sup> 蕭統編，《文選》第2冊，卷11，頁489-490。

<sup>43</sup> 衣川賢次認為，「『魏太子』代表的是一種理想化的太子形象，他既高瞻遠矚，掌握時代的脈搏，又知人善任，能夠庇護賢士，一方面是宴會的東道主，一方面自己也重視交遊，積極參與其中。當然，這只不過是一個由謝靈運塑造的理想形象。」衣川賢次，〈六朝模擬詩小考〉，《中國文學報》，31（京都：1980），頁42。此外，許銘全也指出，「雖然此前已有不少著名的文人雅集，……但都不符合謝靈運於〈擬鄴中集〉所標舉的一種在主客關係上趨於平等，文士得以『超越制度結構，無所為而為』地享受此一帶有戲遊性質的群體文學活動」。許銘全，〈謝靈運〈擬鄴中集八首並序〉中的文學批評義涵〉，頁78。

<sup>44</sup> 劉義慶著，劉孝標注，余嘉錫箋疏，周祖謨、余淑宜、周士琦整理，《世說新語箋疏》（修訂本）下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下卷上，〈傷逝第十七〉，第1條，頁635。

<sup>45</sup> 同前引，第3條，頁636-637。

學的傳承者並非沒有交集。《世說新語》編撰者劉義慶的幕府中便有何長瑜（生卒年不詳）、鮑照、袁淑等文人。何長瑜被謝靈運高度評價為「當今仲宣〔王粲〕」，<sup>46</sup> 卻因作韻語嘲諷州府僚佐陸展等人，致使輕薄少年染此風氣，觸怒了劉義慶，遭到貶謫。相傳劉義慶至死未寬恕何長瑜。若說劉義慶理想的上下關係是曹丕與王粲，便不難理解其為何對打破這種關係的何長瑜滿懷憤恨。如前文所述，元嘉時期，不光是劉義慶幕府，其他諸王幕府中也不乏優秀的文武之士。可以想見，幕府文士曾在雅俗各個層面上對「建安」進行了美化。<sup>47</sup>

王粲形象中另一個不可或缺的元素是從軍經歷。劉敬叔《異苑》卷七記載：

魏武北征蹋頓，升嶺眺矚，見一山岡不生草木。王粲曰：「必是古塚，此人在世服生礬石，死而石氣蒸出外，故卉木焦滅。」即令鑿看，果得大墓，有礬石滿塋。仲宣博識強記，皆此類也。一說粲在荊州，從劉表登障山，而見此異。魏武之平烏桓，粲猶在江南，此言為譎。<sup>48</sup>

這則故事展示了王粲的博學。而值得注意的是，實際身在荊州的王粲，故事中卻隨同曹操參與了北伐。圍繞王粲的軼事多有乖錯，這一點在裴松之注《三國志》也有體現。裴松之引張鷟《文士傳》後，駁斥其記載的王粲對劉琮（劉表之子）所言全是虛妄：

臣松之案：孫權自此以前，尚與中國和同，未嘗交兵，何云「驅權於江外」乎？魏武以十三年征荊州，劉備卻後數年方入蜀，備身未嘗涉於關、隴。而於征荊州之年，便云逐備於隴右，既已乖錯；又白登在平城，亦魏武所不經，北征烏丸，與白登永不相豫。以此知張鷟假偽之

<sup>46</sup> 沈約，《宋書》第6冊，卷67，〈列傳第二十七·謝靈運傳〉，頁1775。

<sup>47</sup> 「及魏太武大舉至淮南，時帝鎮彭城，魏使尚書李孝伯至，帝遣長史張暢與語，而帝改服觀之。孝伯目帝不輟，及出，謂人曰：『張侯側有人風骨視瞻，非常士也。』」李延壽，《南史》第1冊，卷2，〈宋本紀中第二·孝武帝本紀〉，頁55。這個故事應源自《世說新語》中的一則：匈奴使節到訪，曹操命崔琰代為接見，自己則持刀護衛榻旁，而使節看出了曹操的不凡，言：「牀頭捉刀人，此乃英雄也。」劉義慶，《世說新語箋疏》（修訂本）下冊，下卷上，〈容止第十四〉，第1條，頁605。此雖是後世編造的故事，但將劉駿在彭城的府邸比作曹操府邸，不失為美化「建安」的一則例證。

<sup>48</sup> 劉敬叔，《異苑》，卷7，頁65。

辭，而不覺其虛之自露也。<sup>49</sup>

裴松之認為，不管是將非敵對勢力的孫權驅入江南，還是將從未踏足隴右的劉備趕至隴右，或言曹操在無需經行的白登討伐烏丸，這些都是無稽之談，不可能出自王粲之口。據松浦崇考證，張鷟《文士傳》成書於五世紀初的晉宋之交，對傳記與詩賦均有引述，但或因作者是一個無名文士，書中有不少民間俗談。<sup>50</sup> 根據此說，恰好是宋初至元嘉時期，這類編造王粲隨曹操遠征的俗談開始流傳。

### (三) 史家記載的建安五言詩

另一方面，批判張鷟《文士傳》的裴松之對《三國志·魏書·武帝紀》「〔建安二十年〕十二月，公自南鄭還，留夏侯淵屯漢中」一句注曰：「是行也，侍中王粲作五言詩以美其事」，並援引了王粲〈從軍詩〉五首其一的前半部分：「從軍有苦樂，但問所從誰。所從神且武，安得久勞師？……拓土三千里，往反速如飛，歌舞入鄴城，所願獲無違。」<sup>51</sup> 或許在裴松之看來，記述曹操的西征大業，不能沒有王粲的〈從軍詩〉。除此之外，裴松之補注的魏詩還有：黃初六年（225）十月，文帝在廣陵閱兵，作於馬上的「觀兵臨江水，水流何湯湯！戈矛成山林，玄甲耀日光。……量宜運權略，六軍咸悅康；豈如〈東山詩〉，悠悠多憂傷」；黃初四年，曹植入內觀見時所作的〈贈白馬王彪〉；太和六年（232），注於曹植過世記載下的〈吁嗟篇〉；以及曹丕死時吳質（178-230）所作的〈思慕詩〉等。<sup>52</sup> 這些五言詩內容涉及從軍、閱兵、諸王、君臣關係等，均與史實密切相關，裴松之將之收入宋文帝敕命完善的《三國志》注本中，正體現了元嘉時代對建安五言詩的重視和傾向。

<sup>49</sup> 陳壽撰，陳乃乾校點，《三國志》第3冊（北京：中華書局，1959），卷21，〈魏書二十一·王粲傳〉，頁598-599，裴注。

<sup>50</sup> 松浦崇，〈張鷟『文士傳』について〉，《中国文学論集》，7（福岡：1978），頁17-27。松浦氏推斷成書年代的依據是，佚文中在世年代最晚的江績（《北堂書鈔》所引《文士傳》誤作「任績」）卒於402年，故應晚於此，而裴松之於429年進獻所注《三國志》，故應早於此。然而也有學者認為，《文士傳》是南朝齊之張鷟對晉代張隱著書的增補，參考熊明，《漢魏六朝雜傳敘錄》下冊（北京：中華書局，2024），《兩晉雜傳敘錄》，卷下，〈文士傳〉，頁584-600。

<sup>51</sup> 陳壽，《三國志》第1冊，卷1，頁46-47，裴注。

<sup>52</sup> 同前引，卷2，〈魏書二·文帝紀〉，頁85，裴注引《魏書》；第2冊，卷19，〈魏書十九·陳思王植傳〉，頁564-565，裴注引《魏氏春秋》；頁576，裴注；第3冊，卷21，〈魏書二十一·王粲傳附吳質傳〉，頁610，裴注引〈質別傳〉。

另外，裴松之還全文收錄了《魏略》所引〈與吳質書〉，自述：「臣松之以本傳雖略載太子此書，美辭多被刪落，今故悉取《魏略》所述以備其文。」<sup>53</sup> 裴松之不厭重複，不僅全文收錄了遭陳壽 (233-297) 刪節的〈與吳質書〉，還引用了曹丕寫給吳質的另兩封書信：〈與朝歌令吳質書〉與寫於即位魏王後的〈與吳質書〉，以及《典論·論文》中關於七子的記述。而陳壽收錄〈與吳質書〉時刪去的，正是曹丕回想南皮之遊、思慕建安七子的部分。如此，裴松之對描寫理想君臣關係的部分所表示出的強烈關心，與謝靈運〈擬魏太子鄴中集詩〉、謝莊〈月賦〉中對君臣關係的虛構屬於同一層面。

至此，本節從詩賦、俗談、學術等不同方面呈現了元嘉時期對於「王粲」與「建安」的接受方式。由此可知，劉宋文帝時期，有關君臣關係、軍旅生涯的建安詩賦被置於歷史事件中重新評價，在此基礎上，更出現了虛構的詩賦或逸聞，共同構成了作為文學意象的「建安」。

#### 四、元嘉諸王與擬古——軍旅詩中的「建安」意象

本節將梳理元嘉時期諸王幕府的詩歌創作情況，並解析其中所呈現的「建安」意象。

##### (一) 諸王的詩文教育

劉裕雖不為詩，其子孫卻接受了詩文教育。元嘉七年滑臺失陷，宋文帝劉義隆自賦一詩，歎道：「惆悵懼遷逝，北顧涕交流。」<sup>54</sup> 文帝於元嘉二十三年北伐之際也曾作詩。這兩首詩收入《宋書·索虜傳》，顯然在史家眼中是北伐歷史上值得留存的詩文。文帝第三子、孝武帝劉駿亦作有〈北伐詩〉，<sup>55</sup> 但創作年代未詳。接受詩文教育的不僅限於一國之君，眾所周知，無論文帝還是孝武帝，都不是原定

<sup>53</sup> 同前引，第3冊，卷21，〈魏書二十一·王粲傳附吳質傳〉，頁609，裴注。

<sup>54</sup> 沈約，《宋書》第8冊，卷95，〈列傳第五十五·索虜傳〉，頁2334。詩中所用「遷逝」一語，也見於王粲〈登樓賦〉：「遭紛濁而遷逝兮，漫踰紀以迄今。」蕭統編，《文選》第2冊，卷11，頁490。

<sup>55</sup> 「〈宋孝武帝北伐詩〉曰：表裏跨原隰，左右御川梁。月羽皎素魄，星旗馳赤光。」歐陽詢撰，汪紹楹校，《藝文類聚》第2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卷59，〈武部·戰伐〉，頁1066。

的皇位繼承人。元嘉諸王中，文帝最寵愛的是第四子南平王劉鑠和第七子建平王劉宏 (434-458)，曾難以決定立誰為儲。<sup>56</sup> 鍾嶸《詩品》將劉駿、劉鑠、劉宏三人列入下品，言：「孝武詩，彫文織彩，過為精密，為二藩希慕，見稱輕巧矣」，<sup>57</sup> 稱南平王劉鑠、建平王劉宏對孝武帝劉駿的詩風深為仰慕。然曹道衡、沈玉成認為，之所以詩風相近，不過是迎合了當時的流行：

據《宋書·文九王傳》，鑠素不推事孝武，且於元嘉十七年即出鎮，其時僅十歲，孝武以元嘉二十一年出鎮，亦僅十五歲耳。及二人稍解文事至孝武即位前，十餘年未嘗聚會唱和，其詩風相近，蓋《文心雕龍·時序》所謂「文變染乎世情」耳。<sup>58</sup>

誠然，與其說劉鑠與劉宏仰慕孝武帝的詩風，不如看做是受到了當時「世情」的影響。《詩品·中品序》亦云「顏延、謝莊，尤為繁密，於時化之」，<sup>59</sup> 可見繁密的詩風盛行於當時。但若要「染乎世情」，便需接觸世人。諸王是在何種環境下進行詩歌創作的呢？此處有兩點值得關注，一是諸王府均置有負責輔弼、教導的僚屬，由優秀的文人武士擔任，二是文學之士也會在諸王府之間流動。為了解諸王的創作情況，以下不避煩瑣，整理了諸王，特別是劉鑠、劉駿的生平。

元嘉十六年，9 歲的劉鑠受封南平王，翌年被任命為都督湘州諸軍事、冠軍將軍、湘州刺史，但並未到湘州赴任，而是駐守在了石頭城。元嘉二十二年，劉鑠 15 歲，出任使持節、都督南豫豫司雍秦并六州諸軍事、南豫州刺史。後南豫州被裁撤，併入豫州，劉鑠便成為了豫州刺史，任地在壽陽。元嘉二十七年，北魏太武帝 (r. 423-452) 圍攻汝南懸瓠城，汝南太守陳憲固守抵抗。這是一場悲壯的戰役，宋軍死傷過半，劉鑠派出臧質、劉康祖前往支援。而同年進行的宋文帝北伐之戰中，為保衛劉鑠所在的壽陽，劉康祖被從前線召還，途中遭遇北魏敵軍，激戰而亡。元嘉二十八年，劉鑠授散騎常侍、撫軍將軍，駐守石頭城。元嘉三十年，「元凶」劉劭即位，劉鑠進為中軍將軍，受到重用。隨後孝武帝攻入都城，劉鑠雖然歸降，但不久便被毒殺，享年 23 歲。《南史》言其「少好學，有文才，未弱冠，

<sup>56</sup> 沈約，《宋書》第 6 冊，卷 71，〈列傳第三十一·徐湛之傳〉，頁 1848。

<sup>57</sup> 鍾嶸著，曹旭集注，《詩品集注（增訂本）》下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詩品下·宋孝武帝 宋南平王鑠 宋建平王宏〉，頁 538。

<sup>58</sup> 曹道衡、沈玉成，《中古文學史料叢考》（北京：中華書局，2003），〈劉鑠詩〉，頁 347。

<sup>59</sup> 鍾嶸，《詩品集注（增訂本）》上冊，頁 228。

〈擬古〉三十餘首，時人以爲亞迹陸機」。<sup>60</sup> 若信此言，則劉鑠作為豫州刺史出鎮壽陽時應有不少詩作。另外，他還在當地創作了〈壽陽樂〉。<sup>61</sup>

孝武帝劉駿少時的經歷與劉鑠相仿。作為文帝第三子，元嘉十二年，6歲的劉駿受封武陵王。十六年被任命為湘州刺史，十七年為南豫州刺史，同樣負責石頭城的防務。二十二年，16歲的劉駿被任命為雍州刺史，到襄陽赴任。二十五年，遷徐州刺史，駐守彭城。二十七年，在汝陽之戰中敗於北魏，被降號。二十八年，被任命為南兗州刺史，後遷江州刺史，征討西陽蠻族。劉駿作有〈登作樂山詩〉，<sup>62</sup> 據《藝文類聚》卷七引《荊南圖（制）〔副〕》，作樂山在鄧城以西七里，因此這首詩很可能是劉駿不到20歲出鎮襄陽時期的作品。<sup>63</sup> 詩中寫「屯烟擾風穴，積水漏雲根。漢潦吐新波，楚山帶舊苑」，描繪了從山頂眺望所見的景象，末尾感慨「目極情無屆，客思空已繁」，抒發了思鄉之情。另有〈與廬陵王紹別詩〉中寫道：「連歲矜離心，今茲幸良集。信宿窮晨暮，開顏披所戢。未盡歡晤懷，已傷岐路及。舳艫引江介，飛旌背爾邑。悄擾徒旅戒，團欒流景入。遲遲分手念，泫泫登路泣。」<sup>64</sup> 傾訴了久別重逢的喜悅與行將分離的愁緒。廬陵王劉紹（432-452）是宋文帝第五子，因劉義真無子，劉紹出繼為嗣，「少而寬雅」，<sup>65</sup> 深受宋文帝寵愛，於元嘉二十年，12歲時就任江州刺史。此詩很可能作於劉駿赴任途中順訪江州之時。劉紹在江州7年，後遷揚州刺史，但於元嘉二十九年病故，年僅21歲。

以上略述了劉鑠、劉駿等人的生平，以便分析諸王年輕時出鎮地方，在任地的詩歌創作情況。諸王身邊往往聚集了優秀的文人武士，如12歲成為江州刺史的廬陵王劉紹，就有袁湛之侄袁洵（袁淑之兄）為長史輔弼政務，又有袁洵之子袁顗擔任南中郎主簿。<sup>66</sup> 而何長瑜在劉義慶死後也投靠了劉紹，任南中郎行參軍。<sup>67</sup> 雖然何長瑜赴任途中不幸溺亡，實際未能輔佐劉紹，但有「當今仲宣」之稱的何長瑜無疑是因文才而為劉紹所看重。關於幕僚的詩賦才能，還可從列於《詩品》下品的

<sup>60</sup> 李延壽，《南史》第2冊，卷14，〈列傳第四·宋宗室及諸王下·南平穆王鑠傳〉，頁395。

<sup>61</sup> 「隨王誕在襄陽，造〈襄陽樂〉，南平穆王為豫州，造〈壽陽樂〉，荊州刺史沈攸之又造〈西烏飛哥曲〉，並列於樂官。」沈約，《宋書》第2冊，卷19，〈志第九·樂志一〉，頁552。

<sup>62</sup> 歐陽詢，《藝文類聚》第1冊，卷7，〈山部上·總載山〉，頁124。

<sup>63</sup> 同前引，頁122。

<sup>64</sup> 同前引，卷29，〈人部十三·別上〉，頁518。

<sup>65</sup> 沈約，《宋書》第6冊，卷61，〈列傳第二十一·武三王·廬陵孝獻王義真傳附嗣子紹傳〉，頁1639。

<sup>66</sup> 同前引，第5冊，卷52，〈列傳第十二·袁湛傳附弟豹傳〉，頁1502；第7冊，卷84，〈列傳第四十四·袁顗傳〉，頁2148。

<sup>67</sup> 同前引，第6冊，卷67，〈列傳第二十七·謝靈運傳〉，頁1775。

謝莊曾任劉紹的南中郎諮議參軍中窺見一斑。謝莊〈游豫章西觀洪崖井詩〉便屬當時之作。<sup>68</sup> 由於宋文帝喜好詩文，諸王幕府不僅吸納了長於軍政的人才，也有善作詩文的文學之士。如元嘉二十二年，劉鑠出鎮地方時，便由列於《詩品》中品的王微（415-453）任右軍諮議參軍。<sup>69</sup> 儘管王微最終並未就任，但據此可見，諸王出鎮時身邊往往配有一流的知名文士。除此之外，武陵王劉駿出鎮襄陽時，有范泰（355-428）任撫軍諮議參軍，顏竣（?-459）任撫軍主簿，而在彭城時有張暢（408-457）為安北長史。元嘉二十七年，北魏尚書李孝伯出使彭城，至南門下，對張暢言道：「君名聲遠聞，足使我知。」並向張暢問起謝莊與王微。<sup>70</sup> 可見在邊塞要衝輔佐諸王的文士，名聲甚至傳到了北魏。

另一個值得注意的方面是幕僚們會在諸王之間往來流動。如《宋書》記載謝莊年輕時，「初為始興王濬後軍法曹行參軍，轉太子舍人，廬陵王〔義真〕文學，太子洗馬，中舍人，廬陵王紹南中郎諮議參軍。又轉隨王誕後軍諮議，並領記室」。<sup>71</sup> 幕僚為何會有如此頻繁的調動呢？下引《宋書·顏竣傳》提供了一個思考方向。

竣初為太學博士，太子舍人，出為世祖撫軍主簿，甚被愛遇，竣亦盡心補益。元嘉中，上不欲諸王各立朋黨，將召竣補尚書郎，吏部尚書江湛以為竣在府有稱，不宜回改，上乃止。遂隨府轉安北、鎮軍、北中郎府主簿。<sup>72</sup>

顏竣是在彭城不可或缺的重要人物，因而久在劉駿幕府，但這屬於例外。宋文帝擔心諸王與其幕僚結成朋黨，相互爭鬥，原因或許是吸取了劉義真因與謝靈運、顏延之、慧琳等人私交過密而被徐羨之派人殺害的教訓。對身處任地的諸王而言，僚屬們的頻繁調動則帶來了了解都城及其他王府的機會，同樣，也便於其獲知文壇的流行趨勢。劉駿、劉鑠、劉宏所以詩風相近，大概源於此。<sup>73</sup>

<sup>68</sup> 曹道衡、沈玉成，《中古文學史料叢考》，〈謝莊元嘉間仕歷〉，頁 319。

<sup>69</sup> 沈約，《宋書》第 6 冊，卷 62，〈列傳第二十二·王微傳〉，頁 1665。

<sup>70</sup> 同前引，第 5 冊，卷 46，〈列傳第六·張邵傳附兄子暢傳〉，頁 1398；第 8 冊，卷 85，〈列傳第四十五·謝莊傳〉，頁 2167。

<sup>71</sup> 同前引，第 8 冊，卷 85，〈列傳第四十五·謝莊傳〉，頁 2167。

<sup>72</sup> 同前引，第 7 冊，卷 75，〈列傳第三十五·顏竣傳〉，頁 1959。

<sup>73</sup> 顏崑陽將「某一新的文體被一典範性作家創始之後，同代作家群起模習擬作而蔚然成風的這一種並時性擴散的現象」稱作「漣漪現象」，認為「『典範模習』在文學史建構上具有『漣漪效用』」。顏崑陽，《學術突圍：當代中國人文學術如何突破「五四知識型」的圍城》（新北：聯

而諸王身居都城或京畿一帶時，將軍府亦會配屬優秀的人才。元嘉十六年，11歲的始興王劉濬(429-453)被任命為湘州刺史，但不曾赴任。<sup>74</sup> 劉濬的將軍府吸納了王微(後軍功曹記室參軍)、范曄(398-445, 後軍長史)、顏延之(後軍諮議參軍)、王僧達(後軍參軍)、謝莊(後軍法曹行參軍)等具有代表性的劉宋詩人。<sup>75</sup> 劉濬愛好詩文，且其母潘淑妃深受宋文帝寵愛，或因此得到了特殊關照。<sup>76</sup> 從文帝將更多的一流詩人配給愛子，亦可窺見當時重視詩文的風潮。這一時期的諸王若不通詩文，便會受到嘲諷。如長沙王劉道憐之子劉義綦(420-455)獲封營道縣侯，被劉濬兄弟以陸機「營道無烈心」<sup>77</sup> 一句嘲諷，卻竟不知陸機是何時之人。《宋書》評劉義綦「凡鄙無識知」。<sup>78</sup> 另有劉義康詢問袁淑年齡，卻不解袁淑所答「陸機入洛之年」，被《南史》評價「其淺陋若此」。<sup>79</sup> 那麼，在這樣一種環境下，諸王創作出了怎樣的詩歌呢，其中又是否有「建安」的影響呢？

## (二) 諸王詩歌與擬「古」的擴大

諸王詩文少有流傳下來的，現存作品中孝武帝劉駿數量最多，其次是南平王劉鑠。與二人同列《詩品》的建平王劉宏則一首也無。關於南平王劉鑠的詩作，《文選》卷三十一收錄了〈擬行行重行行〉、〈擬明月何皎皎〉二首，《玉臺新詠》亦收此二首，但題為〈代行行重行行〉與〈代明月何皎皎〉，另外還收入了〈代孟冬寒氣至〉、〈代青青河畔草〉、〈詠牛女〉三首。<sup>80</sup> 《金樓子》云：

劉休玄，少好學，有文才。嘗為〈水仙賦〉，當時以為不減〈洛神〉；  
〈擬古〉詩，時人以為陸士衡之流。余謂〈水仙〉不及〈洛神〉，〈擬

經出版，2020），〈論「典範模習」在文學史建構上的「漣漪效用」與「鍊接效用」〉，頁 297-298。劉宋元嘉時期的諸王幕府正是一種易產生「漣漪現象」的環境。

<sup>74</sup> 沈約，《宋書》第 5 冊，卷 53，〈列傳第十三·庾登之傳附弟炳之傳〉，頁 1517。

<sup>75</sup> 分別見於同前引，第 6 冊，卷 62，〈列傳第二十二·王微傳〉，頁 1664；卷 69，〈列傳第二十九·范曄傳〉，頁 1820；第 7 冊，卷 73，〈列傳第三十三·顏延之傳〉，頁 1902；卷 75，〈列傳第三十五·王僧達傳〉，頁 1951；第 8 冊，卷 85，〈列傳第四十五·謝莊傳〉，頁 2167。

<sup>76</sup> 同前引，第 8 冊，卷 99，〈列傳第五十九·二凶·始興王濬傳〉，頁 2436。

<sup>77</sup> 蕭統編，《文選》第 3 冊，卷 26，陸機〈赴洛〉二首其一，頁 1229。

<sup>78</sup> 沈約，《宋書》第 5 冊，卷 51，〈列傳第十一·宗室·長沙景王道憐傳附子義綦傳〉，頁 1470。

<sup>79</sup> 李延壽，《南史》第 2 冊，卷 13，〈列傳第三·宋宗室及諸王上·彭城王義康傳〉，頁 367。

<sup>80</sup> 蕭統編，《文選》第 3 冊，卷 31，頁 1444-1445；徐陵編，吳兆宜注，程琰刪補，穆克宏點校，《玉臺新詠箋注》上冊（北京：中華書局，1985），卷 3，頁 126-129。

古〉勝乎士衡矣。頻征戰，皆獻捷。<sup>81</sup>

據此可知，時人認為劉鑠的〈水仙賦〉不輸曹植，擬古詩襲自陸機。書中還提到劉鑠曾頻頻遠征，無不奏捷。如前文所述，劉鑠出鎮壽陽時便有創作擬古詩的經歷，那麼其所處的環境是否對創作產生了影響呢？

逯欽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收入的劉鑠詩 10 首中，5 首為擬古詩。除《文選》、《玉臺新詠》亦有收錄的四首模仿〈古詩十九首〉的擬作外，還有一首〈代收淚就長路〉詩，詩題頗似曹植〈贈白馬王彪〉「收淚即長路」一句，但內容上描寫的是軍旅生活的艱苦：

聳轡高陵曲，揮袂廣川濱。黃塵昏白日，悲風起浮雲。  
蕭條萬里別，契闊三秋分。時往從朝露，年來驚夕氤。  
徘徊去芳節，依遲從遠軍。<sup>82</sup>

〈古詩十九首〉中雖有寫遊子遠行未歸的作品，但並無一首明確寫到軍旅生活。《文選》所收陸機〈擬古詩十二首〉亦然。與之相對的是，劉宋時期的擬古詩中不乏軍旅題材的作品，而且不是題為〈從軍行〉、〈飲馬長城窟行〉之類的樂府詩，而是以「擬古」的形式來書寫戍卒征戰的艱苦。誠然，劉宋擬古詩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陸機的影響，劉鑠直接被評價為「陸士衡之流」，然而元嘉時期，超出陸機原作框架的作品亦在增加，這一現象同樣值得關注。對此，《詩品》上品〈古詩〉所述有助於說明：

陸機所擬十四首，文溫以麗，意悲而遠。驚心動魄，可謂幾乎一字千金！其外〈去者日以疏〉四十五首，雖多哀怨，頗為總雜。舊疑是建安中曹、王所製。〈客從遠方來〉、〈橘柚垂華實〉，亦為驚絕矣！人代冥滅，而清音獨遠，悲夫！<sup>83</sup>

由此可知，蕭梁以前的「古詩」，除陸機所擬 14 首外，還有一部分被認為是曹

<sup>81</sup> 蕭繹，《金樓子校箋》上冊，卷 3，〈說藩篇第八〉，頁 654。

<sup>82</sup> 歐陽詢，《藝文類聚》第 1 冊，卷 29，〈人部十三·別上〉，頁 518。

<sup>83</sup> 鍾嶸，《詩品集注（增訂本）》上冊，頁 91。

植、王粲所作。<sup>84</sup> 陸機所擬的古詩包括了《玉臺新詠》中全 9 首的枚乘〈雜詩〉，卻不包括《玉臺新詠》中題為〈古詩〉的作品，也就是說，蕭梁時代的「古詩」應分為兩大類，而存在一個時期，人們將其中一類視為了曹植、王粲的作品。<sup>85</sup> 根據詩題與首句，可將劉宋詩人的擬作詩歸入如下兩類：

A：同陸機所擬的古詩

劉鑠〈擬行行重行行〉、劉鑠〈代青青河畔草〉、荀昶〈擬青青河畔草〉、鮑令暉〈擬青青河畔草〉、鮑照〈擬青青陵上柏〉、劉鑠〈擬明月何皎皎〉、鮑令暉〈代葛沙門妻郭小玉作詩（明月何皎皎）〉

B：A 以外的古詩

何偃〈冉冉孤生竹〉、劉鑠〈代孟冬寒氣至〉、鮑令暉〈擬客從遠方來〉、謝惠連〈代古（客從遠方來）〉、王叔之〈擬古詩（客從北方來）〉

可見，在劉宋時期，B 類古詩（被認為是「曹、王」之作的古詩）也成為了詩人模擬的對象。<sup>86</sup> 除此之外，劉宋時期還有以〈擬古〉、〈學古〉、〈效古〉、〈依古〉等為題的擬古詩，雖然無法確定其所擬的原作，但可以推斷，詩人擴大了擬古的範圍，並確立下來將非陸機擬作詩原作的漢魏詩也納入「古」之範疇。而接下來將要關注的是，正如上文所舉劉鑠〈代收淚就長路〉詩，軍旅題材在擬古詩中頗具規模。

### (三)軍旅擬古詩中的邊塞風光

擬古詩也是酬唱的題材之一，兼有社交功能，這一點可從王僧達〈和琅邪王依

<sup>84</sup> 陸機所擬古詩除《文選》所收 12 首外還應有兩首，據許文雨考證，其中一首為〈驅車上東門〉。許文雨，《鍾嶸詩品講疏·人間詞話講疏·附補遺》（成都：成都古籍書店，1983），《鍾嶸詩品講疏》，頁 32。關於這兩類古詩，柳川順子推斷陸機所擬的原作，其創作年代要早於另一類作品。柳川順子，〈陸機擬する所の古詩について〉，《中国文学論集》，28（福岡：1999），頁 1-18；柳川順子，《漢代五言詩歌史の研究》（東京：創文社，2013），〈古詩の成立年代〉，頁 18-75。

<sup>85</sup> 許文雨認為，《北堂書鈔·樂部·箏》引〈今日良宴會〉之「彈箏奮逸響，新聲妙入神」句，卻記作曹植詩，這證明了一部分古詩在當時被歸到曹植名下。許文雨，《鍾嶸詩品講疏·人間詞話講疏·附補遺》，《鍾嶸詩品講疏》，頁 35。但，陸機亦有模擬〈今日良宴會〉之作。

<sup>86</sup> 此外還存在雖非明顯擬作，但內容或描寫有相似之處的作品。如鮑照〈紹古辭〉七首其一〈橘生湘水側〉，黃節認為「古詩『橘柚垂華實，乃在深山側……』明遠此篇命意，隱紹古詩」。鮑照撰，葉菊生校訂，《鮑參軍詩註》（香港：中華書局，1972），卷 4，頁 126-127。本段標點經筆者改定。古詩〈橘柚垂華實〉便是《詩品》言「舊疑是建安中曹、王所製」時所舉之例。

古〉詩看出。王僧達是王弘幼子，因聰敏早慧受到宋文帝賞識，後娶劉義慶女為妻。「琅邪王」是何人尚不明確。王僧達〈和琅邪王依古〉的主題正是軍旅，用詞和意境都有劉宋時期擬古詩的共性特徵。詩中寫道：

少年好馳俠，旅宦遊關源。既踐終古跡，聊訊興亡言。  
 隆周爲藪澤，皇漢成山樊。久沒離宮地，安識壽陵園？  
 仲秋邊風起，孤蓬卷霜根。白日無精景，黃沙千里昏。  
 顯軌莫殊轍，幽塗豈異魂？聖賢良已矣，抱命復何怨！<sup>87</sup>

尚俠少年宦遊北方，巡訪歷史古跡，親聆百代興亡，昔日金碧輝煌的王宮早已荒蕪不復存在——前半部分的描寫仿佛代入了晉末將士們隨劉裕北伐的所見所聞。<sup>88</sup> 然而風景至此一轉，少年來到了邊塞。前引劉鑠詩中也有「黃塵昏白日，悲風起浮雲」句，以「白日」、「悲風」寫狂風四起，白晝將昏，此二語在曹植與王粲詩賦中亦多有使用：寫「白日」，有「驚風飄白日，光景馳西流」、「白日半西山，桑梓有餘暉」、「風飈揚塵起，白日忽已冥」等；<sup>89</sup> 寫「悲風」，有「浮雲翳日光，悲風動地起」、「悲風鳴我側，羲和逝不留」等；<sup>90</sup> 也有描寫「黃塵」的「大風隱其四起，揚黃塵之冥冥」等句。<sup>91</sup> 而比這些更能傳達北方邊地之感的，當屬「孤蓬」一語。「孤蓬」出現在詩賦中最早見於鮑照〈蕪城賦〉：「孤蓬自振，驚砂坐飛。」<sup>92</sup> 意為隨風飄轉的蓬蒿，與之意思相同的有「轉蓬」一語見於魏詩，如「田中有轉蓬，隨風遠飄揚。長與故根絕，萬歲不相當」、「吁嗟此轉蓬，居世何獨然！長去本根逝，夙夜無休閒」、「轉蓬離本根，飄飄隨長風」等。<sup>93</sup>

<sup>87</sup> 蕭統編，《文選》第3冊，卷31，頁1445-1446。

<sup>88</sup> 關於劉裕北伐的文字記錄，參見劉苑如，〈見與不見的戰爭——論記體與賦體及劉裕北伐〉，《中國文哲研究集刊》，49（臺北：2016），頁1-40；大平幸代，〈劉裕の北伐をめぐる文学—晋宋革命を演出した人とことば—〉，《古代学》，9（奈良：2017），頁63-76。

<sup>89</sup> 蕭統編，《文選》第4冊，卷27，曹植〈箜篌引〉，頁1286；王粲〈從軍詩〉五首其三，頁1271；卷29，王粲〈雜詩〉，頁1359。

<sup>90</sup> 歐陽詢，《藝文類聚》第1冊，卷27，〈人部十一·行旅〉，曹植〈雜詩〉，頁484；蕭統編，《文選》第4冊，卷24，曹植〈贈王粲〉，頁1120。

<sup>91</sup> 歐陽詢，《藝文類聚》第1冊，卷28，〈人部十二·遊覽〉，曹植〈感節賦〉，頁508。

<sup>92</sup> 蕭統編，《文選》第2冊，卷11，頁505。

<sup>93</sup> 郭茂倩，《樂府詩集》第2冊（北京：中華書局，1979），卷37，〈相和歌辭十二〉，曹操〈却東西門行〉，頁552；陳壽，《三國志》第2冊，卷19，〈魏書十九·陳思王植傳〉，頁576，裴注引曹植〈吁嗟篇〉；蕭統編，《文選》第3冊，卷29，曹植〈雜詩〉六首其二，頁1363。

然而現存的兩晉詩賦中並不見此語，直到謝靈運〈撰征賦〉才又見使用。〈撰征賦〉作於謝靈運出使彭城，慰勞劉裕北伐之時，謝靈運詠江北冬景曰：「眷轉蓬之辭根，悼朔雁之赴越。」<sup>94</sup> 劉宋時期還有鮑照〈代邽街行〉之「竚立出門衢，遙望轉蓬飛。蓬去舊根在，連翩逝不歸」、〈王昭君〉之「既事轉蓬遠，心隨雁路絕」<sup>95</sup> 二句使用了「轉蓬」。這表明「轉蓬」的意象在兩晉時期未被重視，卻從〈撰征賦〉開始多用於劉宋時期軍旅或邊塞題材的詩歌中。<sup>96</sup>

「轉蓬」還出現在袁淑〈効古〉中：

訊此倦遊士，本家自遼東。昔隸李將軍，十載事西戎。  
結車高闕下，極望見雲中。四面各千里，從橫起嚴風。  
寒燠豈如節，霜雨多異同。夕寐北河陰，夢還甘泉宮。  
勤役未云已，壯年徒爲空。迺知古時人，所以悲轉蓬。<sup>97</sup>

詩中雖提到了西漢的飛將軍李廣，但「迺知古時人，所以悲轉蓬」中的「古時人」應該指向的是曹操父子及其麾下戍邊征戰的將士。「轉蓬」象徵著在氣候迥異的邊塞長期駐守的軍旅生活。而曹王詩中每每用來象徵遠征憂思的「方舟」、「飛鳥」兩種意象，則不見於劉宋時的軍旅題材擬作詩。<sup>98</sup> 對劉宋詩人而言，北地風飄蓬飛、黃沙漫舞的邊塞風光成爲了一種機制，搭建出一個超越時空的以「古」為名的

<sup>94</sup> 沈約，《宋書》第6冊，卷67，〈列傳第二十七·謝靈運傳〉，頁1750。

<sup>95</sup> 鮑照，《鮑參軍集注》，卷4，頁203、205。

<sup>96</sup> 西晉詩歌中不見「轉蓬」一語，但與之類似的「飛蓬」一語現存兩例，一為傅玄（217-278）詩「飛蓬隨飄起，芳草摧山澤」，一為陸雲（262-303）〈為顧彥先贈婦往返〉四首其三「翩翩飛蓬征，郁郁寒木榮」。歐陽詢，《藝文類聚》第3冊，卷88，〈木部上·松〉，頁1513；徐陵編，《玉臺新詠箋注》上冊，卷3，頁107。而後直到東晉末年，均無包含「轉蓬」、「飛蓬」的詩句。進入劉宋時期，則除「轉蓬」外，還有謝瞻（383?-421）〈九日從宋公戲馬臺集送孔令詩〉「臨流怨莫從，歡心歎飛蓬」、鮑照〈秋日示休上人〉「迴風滅且起，卷蓬息復征」等意象相似的句子。作為詩語的「○蓬」在永嘉南渡後不見使用，似乎是進入劉宋才被大量用於詩歌。蕭統編，《文選》第3冊，卷20，頁957；鮑照，《鮑參軍集注》，卷5，頁288-289。

<sup>97</sup> 蕭統編，《文選》第3冊，卷31，頁1443。

<sup>98</sup> 如曹植〈雜詩〉六首其一「方舟安可極？離思故難任。孤鴈飛南遊，過庭長哀吟」、王粲〈從軍詩〉五首其三「方舟順廣川，薄暮未安坻。……蟋蟀夾岸鳴，孤鳥翩翩飛」、王粲〈從軍詩〉五首其五「日夕涼風發，翩翩漂吾舟。寒蟬在樹鳴，鸛鵠摩天遊」等。同前引，卷29，頁1363；卷27，頁1271、1273。關於王粲詩中的傷情描寫及其來源，可參考下定雅弘，〈王粲詩について〉，《中國文學報》，29（京都：1978），頁46-81。另，「方舟」一語也見於謝靈運〈擬魏太子鄴中集詩八首并序·王粲〉之「並載遊鄴京，方舟汎河廣」。蕭統編，《文選》第3冊，卷30，頁1434。不過謝詩吟詠的是泛舟同遊，並無憂慮悲思。

想像空間，同時又是一種道具，溝通著古今人類的悲歡。同樣使用過「轉蓬」意象的袁淑和鮑照還一同供職於臨川王劉義慶幕府，並且都有模擬曹植〈白馬篇〉之作。<sup>99</sup> 而王僧達又與鮑照交好，兩人之間的唱和作品流傳至今。或許不少描寫邊塞的擬作詩便誕生在這些交流往來之中。

#### (四)頌揚軍旅的詩歌

論「建安」對元嘉詩歌的影響，還有一首不容忽視的作品，即王粲的〈從軍詩〉。伊藤正文指出，「在當時，〈從軍詩〉等征戰題材的作品更普遍地借用了賦的形式，而非詩的形式。……幾乎所有描寫征戰的賦都意在頌揚天子神威，將軍勇武。……王粲〈從軍詩〉是征賦的一種變體，其手法與構思都與樂府性詩作相去甚遠」。<sup>100</sup> 「樂府性詩作」指的是〈戰城南〉以來的一系列描寫軍旅艱辛的作品。正如伊藤氏所言，《樂府詩集》雖將王粲詩收入「從軍行」題下，但郭茂倩引《樂府解題》言「〈從軍行〉皆軍旅辛苦之辭」，又引《廣題》云：「左延年辭云：『苦哉邊地人，一歲三從軍。……』」<sup>101</sup> 而且除王粲外，陸機〈從軍行〉言「苦哉遠征人，飄飄窮四遐。……苦哉遠征人，拊心悲如何」，顏延之〈從軍行〉言「苦哉遠征人，畢力幹時艱。……逝矣遠征人，惜哉私自憐」，均表達了遠征之人的愁苦。<sup>102</sup> 反觀王粲〈從軍詩〉其四，則在稱讚曹操之後，言「我有素餐責，誠愧伐檀人。雖無鉛刀用，庶幾奮薄身」，<sup>103</sup> 表達了自己誓盡忠節的決心。而《文選》「軍戎」類僅收錄了王粲〈從軍詩〉一首，想必也是為了體現其特殊性與代表性地位。

事實上，繼承了王粲〈從軍詩〉中表現的驍勇與忠誠的，不是樂府〈從軍行〉，而應該是擬古詩。劉宋時期的擬古詩便有描寫逞勇尚武、銳意從戎的作品，如鮑照〈擬古〉詩三首其一云：

幽并重騎射，少年好馳逐。氈帶佩雙鞬，象弧插彫服。

<sup>99</sup> 蕭統編，《文選》第3冊，卷31，袁淑〈效曹子建樂府白馬篇〉，頁1441-1442；鮑照，《鮑參軍集注》，卷3，〈代陳思王白馬篇〉，頁172-173。此二篇創作年代不明。

<sup>100</sup> 伊藤正文，《建安詩人とその伝統》（東京：創文社，2002），〈王粲詩論〉，頁94-96。該文原題〈王粲詩論考〉，載於《中國文學報》，20（京都：1965），頁28-67。

<sup>101</sup> 郭茂倩，《樂府詩集》第2冊，卷32，〈相和歌辭七〉，頁475。

<sup>102</sup> 同前引，頁477、477-478。

<sup>103</sup> 同前引，頁476。

獸肥春草短，飛鞚越平陸。朝遊鴈門上，暮還樓煩宿。  
石梁有餘勁，驚雀無全目。漢虜方未和，邊城屢翻覆。  
留我一白羽，將以分虎竹。<sup>104</sup>

此詩結尾表達了率先建功立業的決心，令人聯想到王粲〈從軍詩〉其二末句「將秉先登羽，豈敢聽金聲」，同樣寫到要第一個斬下敵軍帥旗，讀來有如曹植〈白馬篇〉「借問誰家子？幽并遊俠兒。……捐軀赴國難，視死忽如歸」<sup>105</sup> 那位遊俠兒的勇猛果敢。此外，「獸肥春草短」一句也類似曹丕《典論·自敘》所描寫的暮春狩獵的情景：「弓燥手柔，草淺獸肥」。<sup>106</sup>「鴈門」山設有防備匈奴的關隘，「樓煩」則是雁門郡中一縣，據傳此地曾有一名長於騎射的人才，名叫樓煩。詩中少年挽弓搭箭，兵器之利足可射穿宋景公命人建造的石橋，技法之高如后羿射雀令之雙目不全，少年意氣風發，誓要手握虎符，建功立業。全詩圍繞騎射串聯起一個個典故，最後將重心落在「一白羽」上，語言明快有力。

此外，江夏王劉義恭 (413-465) 亦有〈擬古詩〉詠軍旅之事，現存殘篇如下：

東甲辭京洛，負戈事烏孫。後軍濟太河，築壘黎陽屯。  
旦聞羽檄飛，夕見邊驛奔。<sup>107</sup>

詩中的「京洛」少年身披戰甲，奔赴戰場。「烏孫」指漢朝對匈奴發起的戰役，「黎陽」則是官渡之戰中曹操大敗袁紹之地，此詩同樣將戰場設定在北方邊塞，疊合了漢時與魏時的戰爭意象。五、六句寫行軍之快，在王粲〈從軍詩〉其四中亦有「朝發鄴都橋，暮濟白馬津。……連舫踰萬艘，帶甲千萬人」，<sup>108</sup> 寫漢時將軍與曹魏大軍在西境英勇作戰。這便是「擬古詩」所建構的想像中的「古」之空間。值得注意的是，正是因為有與之共鳴的「今」人存在，這一想像空間才得以成立。

王粲〈從軍詩〉的一個前提是其與曹操的君臣關係。劉宋時期亦有頌賀皇帝與諸王武功的場合，如宋文帝舉行過校獵、閱兵，孝武帝則喜好大規模的射雉活動。

<sup>104</sup> 蕭統編，《文選》第3冊，卷31，頁1446-1447。

<sup>105</sup> 同前引，卷27，頁1271、1288-1289。

<sup>106</sup> 陳壽，《三國志》第1冊，卷2，〈魏書二·文帝紀〉，頁89，裴注引《典論·自敘》。

<sup>107</sup> 李昉等，《太平御覽》第2冊（北京：中華書局，1960，用上海涵芬樓影印宋本複製重印），卷328，〈兵部五十九·從軍〉，頁1507。

<sup>108</sup> 蕭統編，《文選》第3冊，卷27，頁1272。

鮑照〈代雉朝飛〉便是一首吟詠射雉的樂府詩，在描寫了種種射雉場景後收尾道：「握君手，執杯酒，意氣相傾死何有？」宴會中亦有武將列席，不難想到所作的詩歌需要稱頌君王與諸將的武勇，宣誓效忠。<sup>109</sup> 在有著皇帝、諸王、武將出席的宴會上，詩人們詠頌武業，讚美今世，「建安」可謂是武將與文人共同享有的「古」之空間。

## 五、結論

本論文分別闡述了以下三個論點：（一）元嘉文人從詩賦、俗談、學術等多種角度對「建安」進行了理想化的構建；（二）諸王及其幕僚們在創作擬古詩時，所設想的「古」廣義上涵蓋了漢魏時期；（三）擬古詩以軍旅題材為多，且使用了建安詩賦中常見的邊塞意象。從文中的引用不難看出，建安詩賦中，對後世影響尤為巨大的是曹植、王粲的作品。而且，詩人在表現太子或諸王與幕僚關係和睦時，往往選擇描寫一同吟詩交遊，或悼念亡故僚屬的場面，從而構建出了一個理想化的「建安」。恐怕正是由於形成了這樣一種文學空間，王粲〈七哀〉才如第二節所論，出現在劉裕北伐的軼事中，作為表達從軍之悲苦、哀悼逝世府僚的作品，給人以切膚之感。

劉宋王朝外有北朝威脅，內有頻繁的宗室之爭，時局動蕩不安，誰也不知道「今」時之世將何去何從。對於在這種壓迫感中吟詠詩歌的人們，「建安」無論在時間上還是空間上都相距甚遠，但又始終作為一個不被撼動的想像中的空間近在眼前。諸王與其幕僚們既熟知歷史，又學習了「古詩」，他們對包括曹植、王粲在內的廣義上的「古詩」所蘊含的意味和傳達的信息有著共同的認知，共享詩歌中牽涉的故事。隨軍的詩人們通過「黃塵」、「轉蓬」等語言表現長期遠離故鄉的軍旅生活，讀到這些作品的人們，則會聯想到《史記》、《漢書》、《三國志》中的場景，從而產生共鳴。正如本論文所呈現的，追隨諸王遠赴軍事要塞的劉宋詩人們心目中有一個作為理想原型的「古」之世界，身邊有一群可以相互托「古」抒懷、傳情達意的「今」之時人。通過共有的不可動搖的想像之「古」來抒發「今」之情思——在劉宋詩人看來，擬作或許正是這樣一種行為。

<sup>109</sup> 鮑照，《鮑參軍集注》，卷 4，頁 249。關於宋齊時期的射雉，參見大平幸代，〈六朝の射雉と君臣一雉場をめぐる勸戒のことば〉，《叙説》，50（奈良：2023），頁 1-26。

## 引用書目

### 一、傳統文獻

- 司馬光 Sima Guang 編著，胡三省 Hu Sanxing 音注，「標點資治通鑑小組」“Biaodian Zizhi tongjian xiaozu”校點，《資治通鑑》*Zizhi tongjian* 第8冊，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1986。
- 李昉 Li Fang 等，《太平御覽》*Taiping yulan* 第2冊，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1960，用上海涵芬樓影印宋本複製重印 Yong Shanghai Hanfenlou yingyin Songben fuzhi chongyin。
- 李延壽 Li Yanshou，《南史》*Nanshi*，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1975。
- 沈約 Shen Yue，《宋書》*Songshu*，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1974。
- 房玄齡 Fang Xuanling 等，《晉書》*Jinshu*，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1974。
- 俞紹初 Yu Shaochu 輯校，《建安七子集（修訂本）》*Jian'an qizi ji (xiudingben)*，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2016。
- 徐陵 Xu Ling 編，吳兆宜 Wu Zhaoyi 注，程琰 Cheng Yan 刪補，穆克宏 Mu Kehong 點校，《玉臺新詠箋注》*Yutai xinyong jianzhu* 上冊，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1985。
- 郭茂倩 Guo Maoqian，《樂府詩集》*Yuefu shiji* 第2冊，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1979。
- 陳壽 Chen Shou 撰，陳乃乾 Chen Naiqian 校點，《三國志》*Sanguozhi*，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1959。
- 劉勰 Liu Xie 著，范文瀾 Fan Wenlan 註，《文心雕龍註》*Wenxin diaolong zhu* 下冊，香港 Hong Kong：商務印書館 Shangwu yinshuguan，1960。
- 劉敬叔 Liu Jingshu 撰，范寧 Fan Ning 校點，《異苑》*Yi yuan*，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1996。
- 劉義慶 Liu Yiqing 著，劉孝標 Liu Xiaobiao 注，余嘉錫 Yu Jiayi 箋疏，周祖謨 Zhou Zumo、余淑宜 Yu Shuyi、周士琦 Zhou Shiqi 整理，《世說新語箋疏》（修訂本）*Shishuo xinyu jianshu (xiudingben)* 下冊，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1993。

- 歐陽詢 Ouyang Xun 撰，汪紹楹 Wang Shaoying 校，《藝文類聚》*Yiwen leiju*，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1982。
- 蕭 統 Xiao Tong 編，李善 Li Shan 注，《文選》*Wenxuan*，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1986。
- 蕭 繹 Xiao Yi 撰，許逸民 Xu Yimin 校箋，《金樓子校箋》*Jinlouzi jiaojian*，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2011。
- 蕭子顯 Xiao Zixian，《南齊書》*Nanqishu* 第3冊，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1972。
- 鮑 照 Bao Zhao 撰，葉菊生 Ye Jusheng 校訂，《鮑參軍詩註》*Bao Canjun shi zhu*，香港 Hong Ko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1972。
- 鮑 照 Bao Zhao 著，錢仲聯 Qian Zhonglian 增補集說校，《鮑參軍集注》*Bao Canjun ji zhu*，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1980。
- 鍾 嶸 Zhong Rong 著，曹旭 Cao Xu 集注，《詩品集注（增訂本）》*Shipin jizhu (zengdingben)*，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2011。
- 顧紹柏 Gu Shaobo 校注，《謝靈運集校注》*Xie Lingyun ji jiaozhu*，鄭州 Zhengzhou：中州古籍出版社 Zhongzhou guji chubanshe，1987。

## 二、近人論著

- 王文進 Wang Wen-chin，《荆雍地帶與南朝詩歌關係之研究》*Jing Yong didai yu Nanchao shige guanxi zhi yanjiu*，臺北 Taipei：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 Guoli Taiwan daxue Zhongguo wenxue yanjiusuo boshi lunwen，1987。
- 王永平 Wang Yongping，《東晉南朝家族文化史論叢》*Dongjin Nanchao jiazhu wenhuashi luncong*，揚州 Yangzhou：廣陵書社 Guangling shushe，2010。
- 田曉菲 Tian Xiaofei，〈宴飲與回憶：重新思考建安〉“Yanyin yu huiyi: chongxin sikao Jian'an”，《中國文學學報》*Zhongguo wenxue xuebao*，1，香港 Hong Kong：2010，頁 21-36。doi: 10.6903/JCL.201012\_(1).0002
- \_\_\_\_\_，〈「遠想」：晉宋之際的回顧詩學及其前後〉“Yuanxiang’: Jin Song zhi ji de huigu shixue ji qi qianhou”，《中國文哲研究通訊》*Zhongguo wenzhe yanjiu tongxun*，31.2，臺北 Taipei：2021，頁 7-31。
- 朱曉海 Sherman Chu，〈讀《文選》之〈與朝歌令吳質書〉等三篇書後〉“Du *Wenxuan zhi ‘Yu Zhaogeling Wu Zhi shu’ deng san pian shu hou*”，《廣西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Guangxi shifan daxue xuebao (zhexue shehui kexue ban)*，40.1，桂林 Guilin：2004，頁 70-75。

- 曹道衡 Cao Daoheng、沈玉成 Shen Yucheng，《中古文學史料叢考》*Zhonggu wenxue shiliao congkao*，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2003。
- 梅家玲 Mei Chia-ling，《漢魏六朝文學新論：擬代與贈答篇》*Han Wei Liuchao wenxue xinlun: nidai yu zengda pian*，臺北 Taipei：里仁書局 Liren shuju，1997。
- 許文雨 Xu Wenyu，《鍾嶸詩品講疏·人間詞話講疏·附補遺》*Zhong Rong Shipin jiangshu, Renjian cihua jiangshu, fu buyi*，成都 Chengdu：成都古籍書店 Chengdu guji shudian，1983。
- 許銘全 Hsu Ming-chuan，〈謝靈運〈擬鄴中集八首並序〉中的文學批評義涵——兼論擬作中的抒情自我問題〉“Xie Lingyun ‘Ni Yezhong ji ba shou bing xu’ zhong de wenxue piping yihan: jian lun nizuo zhong de shuqing ziwo wenti”，《清華中文學報》*Qinghua Zhongwen xuebao*，12，新竹 Hsinchu：2014，頁 47-101。
- 郭晨光 Guo Chenguang，《魏晉南北朝擬詩研究》*Wei Jin Nanbeichao nishi yanjiu*，北京 Beijing：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Zhongguo shehui kexue chubanshe，2024。
- 陳恩維 Chen Enwei，《模擬與漢魏六朝文學嬗變》*Moni yu Han Wei Liuchao wenxue shanbian*，北京 Beijing：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Zhongguo shehui kexue chubanshe，2010。
- 熊明 Xiong Ming，《漢魏六朝雜傳敘錄》*Han Wei Liuchao zazhuan xulu* 下冊，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2024。
- 劉苑如 Liu Yuan-ju，〈見與不見的戰爭——論記體與賦體及劉裕北伐〉“Jian yu bu jian de zhanzheng: lun jiti yu futi ji Liu Yu beifa”，《中國文哲研究集刊》*Zhongguo wenzhe yanjiu jikan*，49，臺北 Taipei：2016，頁 1-40。
- 蔡英俊 Tsai Ying-chun，《語言與意義》*Yuyan yu yiyi*，武漢 Wuhan：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 Huazhong shifan daxue chubanshe，2011。
- 顏崑陽 Yen Kun-yang，《學術突圍：當代中國人文學術如何突破「五四知識型」的圍城》*Xueshu tuwei: dangdai Zhongguo renwen xueshu ruhe tupo “Wusi zhishixing” de weicheng*，新北 New Taipei：聯經出版 Lianjing chuban，2020。
- 蘇瑞隆 Su Jui-lung，《鮑照詩文研究》*Bao Zhao shiwen yanjiu*，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2006。
- 下定雅弘 Shimosada Masahiro，〈王粲詩について〉“Ō San shi ni tsuite”，《中國文學報》*Chūgoku bungaku hō*，29，京都 Kyoto：1978，頁 46-81。doi: 10.14989/177346
- 大平幸代 Ohira Sachiyo，〈劉裕の北伐をめぐる文学—晋宋革命を演出した人とことば—〉“Ryū Yū no hokubatsu o meguru bungaku: Shin Sō kakumei o enshutsu shita hito to kotoba”，《古代学》*Kodaigaku*，9，奈良 Nara：2017，頁 63-76。

- \_\_\_\_\_, 〈六朝の射雉と君臣—雉場をめぐる勸戒のことば—〉“Rikuchō no sekichi to kunshin: chijō o meguru kankai no kotoba”, 《叙説》*Josetsu*, 50, 奈良 Nara: 2023, 頁 1-26。
- 川合康三 Kawai Kozo 等譯注, 《文選 詩篇(六)》*Monzen shihen 6*, 東京 Tokyo: 岩波書店 Iwanami shoten, 2019。
- 伊藤正文 Ito Masafumi, 《建安詩人とその伝統》*Ken'an shijin to sono dentō*, 東京 Tokyo: 創文社 Sōbunsha, 2002。
- 衣川賢次 Kinugawa Kenji, 〈六朝模擬詩小考〉“Rikuchō mogi shi shōkō”, 《中國文學報》*Chūgoku bungaku hō*, 31, 京都 Kyoto: 1980, 頁 29-63。doi: 10.14989/177361
- 松浦崇 Matsuura Takashi, 〈張鷟『文士伝』について〉“Chō Shitsu *Bunshiden* ni tsuite”, 《中国文学論集》*Chūgoku bungaku ronshū*, 7, 福岡 Fukuoka: 1978, 頁 17-27。doi: 10.15017/9783
- 柳川順子 Yanagawa Junko, 〈陸機擬する所の古詩について〉“Riku Ki gisuru tokoro no koshi ni tsuite”, 《中国文学論集》*Chūgoku bungaku ronshū*, 28, 福岡 Fukuoka: 1999, 頁 1-18。doi: 10.15017/9633
- \_\_\_\_\_, 《漢代五言詩歌史の研究》*Kandai gogon shiika shi no kenkyū*, 東京 Tokyo: 創文社 Sōbunsha, 2013。

## The Concept of the “Ancient” in the Literature of Early Liu-Song Dynasty Imperial Princes: Imitation, Jian’an, and Military Life

Ohira Sachiyo\*

### ABSTRACT

The princes of the Liu-Song 劉宋 dynasty were stationed at key garrisons in the war with the Northern Wei and their courtiers included many renowned poets. The focus of this article is on the *nigu shi* 擬古詩 (imitations of ancient poems) composed by these princes and their courtiers. Many of the imitative poems from the Yuanjia 元嘉 era (424–453) of the Liu-Song dynasty centered on military themes. Whether describing the hardships of distant expeditions or praising the military prowess of the army, Yuanjia poets modeled their writings on the literature of the Jian’an 建安 era. The “Jian’an” did not just serve as a model for wartime poetry; the banquets and poetic compositions of the Jian’an poets, led by Cao Pi 曹丕 (187–226) and Cao Zhi 曹植 (192–232), also became an ideal prototype for the friendship between Yuanjia princes and bureaucrats. For the poets of the Yuanjia era, composing *nigu shi* was not merely an act of adopting old poetic language as a rhetorical flourish, or attempting to outdo the works of the ancients; it was also an act of romanticizing a kind of ideal “ancient/Jian’an” era. The poets of the Liu-Song dynasty concocted their fictional “Jian’an” era for the purpose of common understanding, and they used this relatable, imagined “antiquity” as a means of expressing contemporary sentiments.

**Keywords:** the imitation of ancient poems, Yuanjia 元嘉, Jian’an 建安, the princes of Liu-Song 劉宋諸王, frontiers, common understanding

(收稿日期：2025. 3. 21；修正稿日期：2025. 11. 18；通過刊登日期：2025. 10. 17)

---

\* Professor, Faculty of Letters, Nara Women’s University, email address: ohira@cc.nara-wu.ac.jp

